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吳越春秋五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二

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

年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

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

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

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

禺音隅

中時加已也淮南曰臻于衡陽孤欲以此到國何如是謂禹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

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

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

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

里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

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

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

可以興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

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

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以衆

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結吳宮幸來
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
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郃而德彰於夏竄
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并
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以鼓切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虞切

切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

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
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
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
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

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

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

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

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

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

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

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

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字帝處其陽陸

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

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

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

氣於后土獄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

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

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冠

其山巔以為靈臺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起離

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中

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里越舊經中宿在會稽縣

東七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馳於離丘立苑於樂野越絕曰

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燕

也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為苑今有樂漬村

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齋臺在於襟山被越境無襟山

越王曰

越絕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則稷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三里

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厨

一曰冰室所以備膳羞也

越王乃召相國

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

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

謂聖臣也指上三人

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

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

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

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

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

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

是四宜王相

去聲

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

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

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

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

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掌之不絕於口中夜潛

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

詩毛

氏箋葛所以爲絺綌

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

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

會稽縣東十里有葛

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

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

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

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

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秋越

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爲太末縣今衢州北至

於平原越絕作武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

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黨報吳增封之禮謂

黨爲越椒今此書無九黨二字詳下文文筭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黨玉篇黨丁盜切盆也此黨

文筭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度度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搜今

文作艘音騷船總名也或作艘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狄

狹作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

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

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

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

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

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

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

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日乃作若何之歌會

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令我采

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饑不遑食女工織

今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

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
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
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
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
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
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
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
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
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歛則奪之多作

臺游以罷

音疲

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

詳文意上文與之無

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

臣聞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

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

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

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

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

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怠走盲者不怠視孤未知策

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

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

伏

此上八字文衍

猛獸將擊必餌

餌當作餌

毛帖伏鷲鳥將搏必

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

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

尊臣聞峻高者隕

亦作頽下墜也

茂業者摧日中則移月滿

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

唱當作倡

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

靜則無漚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

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

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

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

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

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

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
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
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
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
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
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
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皐如曰天有四時人有
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
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
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

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

祉福得

得下當有返字

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

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

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

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

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卽鳴鐘驚檄

驚疑當作警言

而召羣臣

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

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

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
越王仰天歎曰孤聞王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
奴虜之厄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
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
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
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
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
操鋒履刃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
疑若字之誤若吝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
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卽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